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起開元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 辛亥瀧州

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平之 丙

辰吐谷渾寇扶州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壬戌慶州

都督楊文幹反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

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

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

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

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爲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雋州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

太子舍人徐師暮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

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
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
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
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
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
旣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
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
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
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嶺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陽旣平
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

其教導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

府 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七月

巳巳死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

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
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

京師獲宇文頴誅之 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

降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

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

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吐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

渾党項寇松州 癸未突厥寇陰盤 甲申扶州刺

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破之 巳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甲子車駕還京師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

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

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火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藺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所論

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夔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爲雋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旣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將還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爲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蠻夷即相帥爲仁壽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

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
還朝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苑君璋
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己巳吐
谷渾寇鄯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
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
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
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
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
已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
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

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
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
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
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
鬪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
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
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
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
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

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天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

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將既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日南人

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 癸卯突厥寇

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

巳突厥寇甘州 辛未上校獵於鄠之南山癸酉幸

終南 吐谷渾及羌人寇疊州陷合川 丙子上幸

樓觀謁老子祠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十一月

丁卯上幸龍躍宮庚午還宮 太子詹事裴矩權檢

校侍中

八年春正月丙辰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爲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爲布衣時凡十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復得爲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丁巳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 吐谷渾寇疊州 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州 甲申上幸鄠縣校獵

于甘谷營太和宮於終南山丙戌還宮 西突厥統

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

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爲國家今

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

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

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

子也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旣而突厥爲寇

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

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

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六月甲

子上幸太和宮 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
 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 丙
 戌頡利可汗寇靈州 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
 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為長史先是
 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 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
 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
 丙午車駕還宮 巳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睦伽陀攻武興 丙辰代州都督蘭暮與突厥戰於
 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
 谷以禦之 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

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 癸亥寇靈州 丁卯
 寇潞沁韓三州 左武侯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
 於且渠川破之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
 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 頡利可汗將兵十
 餘萬大掠朔州 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
 厥戰于太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
 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
 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 庚辰突厥寇靈武
 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 丙戌突厥寇
 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

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暮擊破之
癸卯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蘭州 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之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郎 戊戌突厥寇彭州 庚子以天策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 辛丑徙蜀王元軌為吳王漢王元壽為陳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午吐谷渾寇岷州 戊申眉州山

獠反 十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辛巳還宮 以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九年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 甲寅以左僕射裴寂為司空日遣貞外郎一人更直其第 二月庚申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丙子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戊寅上祀社稷 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 壬辰還宮 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 戊戌益州

道行臺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 壬寅梁師
都寇邊陷靜難鎮 丙午上幸周氏陂 辛亥突厥
寇靈州 乙卯車駕還宮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
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
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
之 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
女五千口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
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
可汗戰於靈州之碓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太史
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

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
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喝愚夫詐
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
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
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爲惡逆身墜刑網方
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
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
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
矣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
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

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
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
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爲厭
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育產男女十
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
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竊見
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
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
主潛行謗讟子佗竟被囚執系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
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

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
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
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
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
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
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鄰接廛邸
溷雜屠沽辛巳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
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母令闕乏
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
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傳奕性謹密旣職在

通鑑卷百九十一
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人無知者 癸
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殺長
史叛歸梁師都都督劉旻追斬之 壬辰党項寇廓
州 戊戌突厥寇秦州 壬寅越州人盧南反殺刺
史竈道明 丙午吐谷渾党項寇河州 突厥寇蘭
州 丙辰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 六月丁巳
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
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
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
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

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
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
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
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
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
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
嗣日又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
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
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
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

邈吾思汝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
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
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
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
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
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
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
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
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
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
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
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
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
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
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間不
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
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
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
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
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

已用密以金銀噐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近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又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卧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

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

人會突厥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
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
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
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
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
率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
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
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
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
孰敢不服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

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
祚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
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
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
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
留居大王左右束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
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
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素可公棄公更
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
也且大王素所蓄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若今已入

宮探甲執兵事勢已滅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肅事其兄此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驅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柰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土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

通鑑卷三十一
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官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穀世民射建成

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絀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

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

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

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也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大

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秦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戊辰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

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姚思廉為洗馬悉以齊王國司金帛什噐賜敬德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

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皆以爲諫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以屈突通爲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鎮洛陽益州行臺僕射竇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吐谷渾寇岷州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爲

太上皇辛巳幽州大都督盧江王瑗反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殺之傳首初上以瑗懦怯非將帥才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群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許爲婚姻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爲功乃說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今擁兵數萬柰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與泣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禮不屈瑗囚之發驛徵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之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

反覆不可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瑗不能
決君廓知之往見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斬之
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囚執敕使擅自徵
兵今詵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爲也汝寧隨瑗滅族乎
欲從我以取富貴乎衆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乃帥
其麾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獄出
敦禮瑗始知之遽帥左右數百人披甲而出遇君廓
於門外君廓謂瑗衆曰李瑗爲逆汝何爲隨之入湯
火乎衆皆弃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廓曰小人賣我
行自及矣遂執瑗縊之壬午以王君廓爲左領軍大

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

乙酉罷天策府

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

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以秦府護軍秦叔

寶爲左衛大將軍又以程知節爲右武衛大將軍尉
遲敬德爲右武侯大將軍壬辰以高士廉爲侍中

房玄齡爲中書令蕭瑀爲左僕射長孫無忌爲吏部

尚書杜如晦爲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爲中書
令封德彝爲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

爲御史大夫中書舍人顏師古劉林甫爲中書侍郎
左衛副率侯君集爲左衛將軍左虞候段志玄爲驍

衛將軍副護軍薛萬徹爲右領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爲右武侯將軍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爲右監門將軍右內副率李客師爲領左右軍將軍安業無忌之兄客師靖之弟也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徽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巳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

得相告言違者反坐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旣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爲萬泉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臨令則之弟子也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壬戌吐谷渾遣使請和 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關內及蒲芮虞秦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 詔以宮女衆多幽闕可愍宜簡出

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初稽胡酋長劉仙成師衆
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
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
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
京師戒嚴 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
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
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
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
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
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巳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

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
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
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
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
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
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
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
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
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
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

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

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起柔兆閏茂九月盡雍困敦七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
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
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
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
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
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
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

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
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
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
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
馬入朝切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
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
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
則知其彊弱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
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

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巴西上回定勲臣
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
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
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
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
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
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
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
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
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

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
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
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
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
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
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
怨豈爲政之體乎 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
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
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

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
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
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
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爲息王謚曰隱齊王元吉爲海
陵王謚曰刺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
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上許之命官府舊僚皆
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
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
皇上皇以爲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爲左僕射德彝爲

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
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
上封事論之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
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甲申民部
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
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
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初上皇欲
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
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
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
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
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旣崇多給力
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
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
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灋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
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
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
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灋邪自是數年之
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

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

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

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可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旣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以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鄉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

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

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

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弈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弈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

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多受

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

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

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灋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

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臣光曰

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

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

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

景也表動則景隨矣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

上表謝罪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 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已亥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瀆官更議定律令寬絞

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瀆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瀆應流上怒曰卿欲守瀆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瀆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瀆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瀆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瀆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

下無冤獄。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類，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

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濫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辛丑，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藝之初入朝也，恃功驕倨，秦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上皇怒，收藝繫獄。既而釋之，上即位，藝內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謂藝曰：「王貴色已發，勸之反。」藝乃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趙慈皓馳

出謁之藝入據幽州詔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爲行軍總管以討之趙慈皓聞官軍將至密與統軍楊岌圖之事洩藝囚慈皓岌在城外覺變勒兵攻之藝衆潰棄妻子將奔突厥至烏氏左右斬之傳首長安弟壽爲利州都督亦坐誅 初隋末喪亂豪桀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三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邇者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性麤暴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羗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

馳驛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殺士及據有河西復有告其謀者夏四月癸巳賜幼良死 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使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恒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

君璋爲隰州都督芮國公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爲左僕射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

得天下雖同失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
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
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
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
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
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
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
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
卒用之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畧頡利可汗得華

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
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踈突厥胡
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
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
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
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
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
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
乃止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
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

之議 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戌出土廉爲安州大都督 九

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爲

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爲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爲是何爲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爲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

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縱多不灑徵入朝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 嶺南會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

大兵且益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益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令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旣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 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益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 戊申利州都督義安王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

朝留京師與右武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弟無忌及后並幼安業斥還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爲意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爲之固請曰安業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所爲恐亦爲聖朝之累由是得減死流雋州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宅

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目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令如虞世基

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弒世基等亦誅公輩

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

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

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

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

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

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竒固人之所

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

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

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

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

受賕抵灑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蒲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

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爲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爲諸王時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旣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爲諫議大夫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奏四

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隋祕書監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瀆者

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初突厥旣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廻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雪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爲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啞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會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爲所虜回紇由

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頡利益衰
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饑頡利
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
鴻臚卿鄭元璫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
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
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
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
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
後討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
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
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
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
成昏

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
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
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
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人所能間也
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爲之請上乃許
之以爲開府儀同三司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
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

李道彥擊走之 丁巳徙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
 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
 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親問下民
 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
 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
 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
 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
 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
 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
 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

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
 年其餘何用哉 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
 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
 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
 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玄
 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
 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
 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頴之存沒朕
 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瀆前世之賢相也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四庫
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
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
囚爲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
進止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已巳詔出御
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
旱蝗赦天下詔書畧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又安移
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曾所在有雨
民大悅 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
骸蒲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初突厥突

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雪等數十部多
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
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
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
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
謂侍臣曰鄉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
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
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
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
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

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柰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會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

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卧鼓不出師都霄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爲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異

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 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以履也樂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丁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二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履聞其樂知其所以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也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禮樂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朝廷被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自祭禘於朝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三

賈

不能我哉。蓋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強平陽之梁武帝立四器調入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夔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豈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垂之規矩。年無主亡國之音。變奏於庭。烏能變一世况齊陳淫昏之主。太宗遷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哀樂乎。而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其上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柰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奉石而輕秦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惜。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與博亦哉。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言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

不能我哉。蓋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強平陽之梁武帝立四器調入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夔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豈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垂之規矩。年無主亡國之音。變奏於庭。烏能變一世况齊陳淫昏之主。太宗遷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哀樂乎。而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其上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柰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奉石而輕秦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惜。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與博亦哉。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言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

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蒙寵任而身爲弑逆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爲功頗有缺望之色及得罪怨憤而死秋七月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徙邊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臣等謹將

